

## 那天那夜，我在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中分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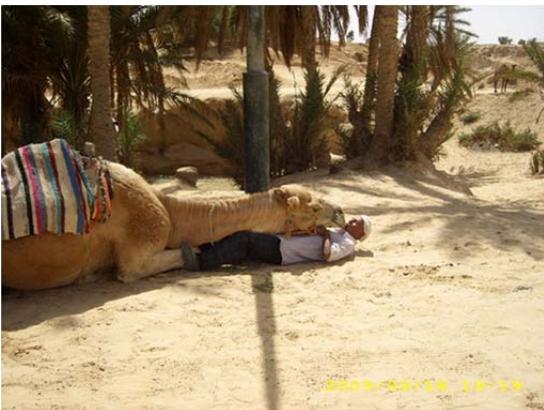
【感謝日 59 級王凱元學長提供文稿及照片。本篇文稿於 2014 年 2 月發表於王學長個人網誌】

2009 年 9 月 9 日，我飛抵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，從此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自我放逐。2009 年 9 月 19 日突國時間近午，我流浪到南部撒哈拉沙漠邊緣小鎮 douz。



我來 douz，我就是要去親近廣大無邊的沙漠。茫茫世界、茫茫旅程，處處未知、處處驚豔。

Douz 鎮上有幾間旅行社，兼營旅館及專辦沙漠行。費了好大勁，好不容易找上一家價錢公道，散客湊合，參加人數足夠讓我省錢的 hostel。5 個人參加，每人 30 dinar(合美金約 23 元)，下午四點出發，晚上在沙漠中過夜，隔日早晨回 hostel，大行李免費寄放 hostel 中。夏季的沙漠，大白天的溫度可高達攝氏 57 度，熱到令人窒息，不適宜出發。



免費在 hostel 沐浴、休息。下午 4 點整，5 個人帶著飲水及隨身小行李齊聚大廳。一輛吉普車載我們至兩公里外一處沙漠入口，一個駱駝夫牽著五匹駱駝正在等我們。他是柏柏人，北非的原住民。為防風沙烈日，大伙兒都把自個打扮成阿里爸爸、阿里媽媽啦！

一個人騎一匹駱駝，行程三小時。可我們的柏柏朋友卻是要一路步行，陪伴我們。沙漠並非全是細沙、寸草不生。旅程剛開始的半小時盡是礫土，礫土上星羅棋布地生長著一年生小草和矮小的灌木。駱駝很喜歡吃灌木葉，行十多分鐘它就要低下頭啃灌木。越往前走，小草與灌木漸漸稀疏，天，似乎越來越高，也越來越藍。地，似乎越來越厚也越來越軟。陽光，似乎也越來越炙熱了。眼睛無可避免地與陽光做親密的接



觸，漸漸失去了神采。偶而低下頭，你會突然有眼花頭昏的感覺。慢慢地，小草不見了，矮灌木也不見了。舉目望去，盡是無邊的黃沙。人，在這廣袤的懷抱裡顯得是多麼的渺小，渺小得就像粒小沙礫。大風，好像不甘寂寞，開始在我們耳邊嗚咽作響。是歡迎呢？還是..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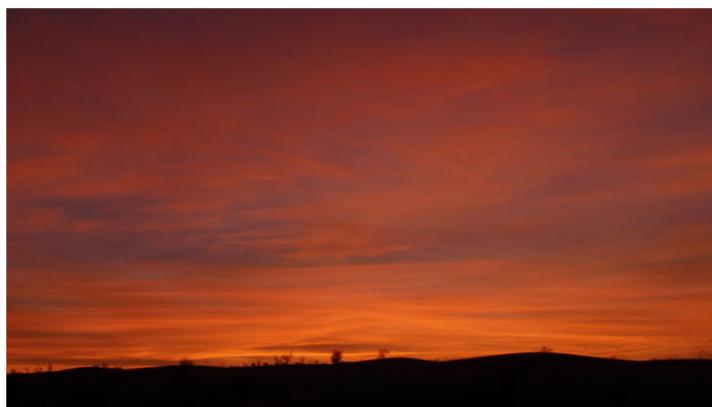
那沙海，那沙丘倒是以複雜而多樣的曼妙姿態迎接我們；有的如新月型，有的像馬蹄型，有的像做小山，有的像溜滑梯，有的固定，有的半固定，有的流動，有的瞬間消失。柏柏人讓我們在此小歇。望望太陽，用手指著東南方、西南方，生硬地用英語說：「利比亞沙漠」「阿爾及利亞沙漠」。撒哈拉大沙漠是跨越多個國家的，包括摩洛哥、茅利塔尼亞、阿爾及利亞、突尼西亞、利比亞、埃及、蘇丹...



我們趁此機會拿出照相機，要捕捉著神奇美妙的風光。才下駱駝，一腳踩在沙上，猛然深陷沙裡。一個重心不穩，微跌了一跤。幾粒沙子竟突然飛進我的眼裡，一手去揉眼睛，相機卻不小心摔下來。就這麼一點聲響引得我騎的那隻駱駝回頭看我。不經意地與駱駝對看，瞧那駱駝眼皮有三層，外面的兩層上有卷曲的眼毛，不就可以防止風沙吹入眼中嗎？耳朵小，連耳孔裡也有毛，這也是防止風沙的設備。還有，那寬闊的足墊，難怪在沙漠上走起路來四平八穩。



漸近黃昏，沙漠漸漸變成淺紅色。等到落日，遠處的沙丘已被染成鮮血一片，有種淒美的恐怖。太陽的熱情不再熾烈，倒變成溫柔婉約。西垂天邊，五顏六色，嫵媚而迷人。太陽慢慢沉沒，大地是秋詩篇篇，涼爽卻感淒涼。



天變得昏暗了，我們也來到又一處礫土。那裡有間固定的，專為旅人安排住宿的營帳。那裡，早有另一個柏柏人正在起火為我們準備晚餐。

含我五個旅人，這才有機會彼此認識。一個法國人，因為突尼西亞曾受法國統治，他對突國有親切感，特利用假日來突國旅遊。兩個學生韓國女孩，受不了韓國繁重課業，乾脆休學一年，結伴暢遊歐非洲，想解放自己。一個日本青年，30歲，未婚，



也沒有女朋友。工作壓力大，也感枯燥，受景氣影響，公司前景看淡，索性辭掉工作，遠赴天邊，想忘掉一切。五個人不同國度，彼此心境卻是相通。平靜的日子裡，卻渴望著另一種奇妙，一種更灑脫、更自在的生活。

飯後，四週是無窮的漆黑與死寂，像是要吞噬你般令人驚恐。五個人，兩個柏柏人，彷彿這枯寂的世界只剩下我們。大家升起營火，圍坐一起，互相談笑，輪流唱出家鄉歌。好可笑的一件事是，簡陋的廁所遠在一處灌木叢中，連上廁所都要帶有照明手機結伴去。彼此壯膽，彼此撫慰著一顆孤寂的心靈。



星月出現了，大伙兒乾脆躺在地上觀空。溫柔的月亮又大又圓，拖曳著一道銀色的亮光，浪漫的星星大大小小密布天空，一閃一閃亮晶晶。12個星座，你是屬於甚麼星座？躺在曠野中，沒有任何阻隔，任何星座在此都看得出來。

那個英語不太靈光的日本青年驚訝於我竟然會說日語。我們促膝躺在地上望著星空用日語談心。我們談日本、談台灣、談工作、談喜好、談經歷、談人生、談感情世界...。無關風月，非關塵囂，我們似乎有同一個信念，活得精采，活得快樂。他說，回日本會立刻給我電子信。是自戀？自卑？自閉？我年輕時，似乎失落了什麼，從來就不曾與同學們共同咀嚼友誼的甘美與芬芳。如今我們竟在此，跨越種族、年齡、語言、國度的藩籬，促膝談心長達2小時。那夜，我做了一個好夢，我猜日本朋友也是。

那天那夜，我在突尼西亞撒哈拉沙漠中，那麼遙遠、那麼神秘、那麼迷人、那麼感人、如夢似幻。